



静  
轩  
诗  
集

王世义



王世义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 静轩诗集

王世义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轩诗集/王世义 著. - 北京: 中国文化出版社, 2003. 1

ISBN7-80182-384-2

I. 静… II. 王… III. 诗集

IV. G83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63996 号

## 静 轩 诗 集

王世义 著

---

中 国 文 化 出 版 社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 18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利达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刘 传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65 千字 印数:1-10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80182-384-2/G·5

定价:22.00 元

## 怀念父亲(代序)

王 志

一辈子热爱公安事业、爱作诗的父亲走了。

1997年3月8日早晨,父亲和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后,去市火车站建设指挥部上班(父亲离休后在家闲不住,就到市火车站建设指挥部帮忙),十点钟的时候,他自觉头晕,回到家中,发展到恶心、呕吐。弟弟、妹妹赶紧送他到离家仅有200米远的市中心医院诊治。到医院后,病情进一步恶化,出现脑出血并发糖尿病酸中毒,经抢救无效,于下午6时16分停止了呼吸。

父亲走了,走得竟这样的匆忙。虽然我这个正在北京跑设计项目的长子接到他病重的消息后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到他的病榻前,还是没能让他老人家看上最后一眼。听弟弟说,父亲在弥留时刻,说不出话来,只是用眼睛盯着门口,坚强的挺着,似乎在等着他唯一不在身边的儿子归来……

父亲王世义,字静轩,辽宁省黑山县人,生于1932年4月14日。祖父王占先是个木匠,在民国时开过一段时间的木匠铺,后破产。祖母李英靠常年纺线、编织草帽帮助祖父维持家庭生活。父亲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仅读了四年书。14岁那年,祖父肚子上长了个大疮,动弹不了,家庭生活没了着落。父亲就和当时仅有12岁的四叔,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先后做过卖豆油、烟卷等小买卖,也干过木匠活计。父亲于1949年辽沈战役期间参加革命后,

就一直在公安司法战线上工作,先后做过县公安局侦察员、秘书科科员、政保科副科长、科长、秘书科科长、副局长、局长。1983年被公安部荣记一等功。1984年被评为锦州市劳动模范。

父亲虽然仅有四年文化,但一生刻苦学习。从我记事时起,父亲自己制做的两个木书柜里就装满了书。厚厚一摞竖排版的线装书《史记》,总是带在身边或放在枕边。听母亲说,刚参加工作那会儿,父亲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每天下班回来,总要读书到深夜,打瞌睡了,他就用大头针扎自己的膝盖或打盆凉水洗把脸,接着再学习。凭着这股刻苦钻劲和韧劲,博学强记,硬是使自己小学文化水平达到了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为后来侦破一些涉及高智商犯罪案件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广泛学习政治、哲学、历史、地理、文学和医学等科学知识外,父亲还酷爱诗词。十四岁辍学在家,以推小车卖豆油维持家庭生活的时候,家中没钱买书,父亲就到住在附近的表舅爷家去借书看,把他家藏的几百册书通读了一遍。一些诗词名著还反复读了多遍,唐、宋、元代一些诗词大师们的名篇诗句都能倒背下来,并试着自己写诗。一首题为《自勉》的诗中这样写到:“默默卖油郎,身着污垢装。碧碧心圣洁,桶内油更香。”这就是他十五岁的处女作。从那以后,长达五十多年的工作和生活中,父亲一直没有停止过写诗。

父亲潜心读书和酷爱诗词的钻研精神,直接影响到我和弟弟、妹妹们。我五岁、二弟四岁时,父亲就在家里教我们背唐诗。我们上学后,更是经常给我们讲读书的益处和要领,反复讲好的诗句。先是要求我们读懂,然后要求我们一定背下来。他说:“知识不仅会了,而且能背下来的东西才是自己的。”现在看,从小背下来的名篇诗句,直到今天还没忘,真得益于父亲的教诲。

他不仅要求我们牢牢掌握知识,还几乎是年年、日日地要求我们练好字。他常说:“字如其人,练习写好汉字,终生受益。”每年的

寒暑假他都要亲自给我们布置练习写字的任务,还要亲自检查评议。每当我们写出的字比以前有进步了,他都显出很高兴的样子。父亲的这种做法,直到我长大了,并在党政机关工作时间长了,才真正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

父亲不仅重视读书,还尤为重视做人。他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人活着,要先学会做人,后去做事;心里没病,睡觉舒坦。”父亲刚参加革命那会儿,是瞒着祖母秘密参加组织的,当他背着一袋顶一个月工资的面粉回来,并交到奶奶手上的时候,一个已经习惯在风里雨里走街串巷卖油的父亲,心里充满了知足和喜悦之情。直到30年后,他当了我们那个县的公安局长,家里安了电话,有了工作用车,他还常念叨着这件事。的确,父亲在他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心里总是怀着知足、平和的心态对待这个世界所给予他的一切。对公安事业他更是格外的认真和严谨,正如他十八岁,刚参加工作时所写的《明志》这首诗那样:“步入司法界,战兢论刑名,莫学刀笔吏,头上是苍穹。”

我在父亲身上学习做人的第一件事,是发生于1963年秋天。我正在县里北关实验学校读小学二年级,这所学校紧挨着公安局机关大院,所以就在我 and 弟弟上学的头一年,父亲考虑我和弟弟上学的需要,经局领导同意,就在局机关的右院借用了两间平房。后来,局机关需要房子的人越来越多,父亲就主动退回了已经住了两年多的平房,把方便让给了别人。全家人又搬回离机关和学校又远又偏僻又拥挤的祖父、祖母处。从那以后,我和弟弟每天由县城最东南边,穿过县城,到达最北边的学校上学。在后来长达8年的走读中,一段时间里,我不理解父亲的做法,认为他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后来慢慢的懂了,父亲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了别人,这种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品格,在学习做人方面,给我上了生动的第一课。

那个时候,父亲、母亲上班,我和二弟、大妹用功读书,小弟、小

妹顽皮可爱。尽管那时候的生活很清苦,但一家人其乐融融,日子过得是美好的。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降临,和千百万的家庭一样,我家也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首先是父亲,随着公、检、法的砸烂,成了靠边站干部中的一个。接下来,祸不单行,母亲在劳动中被膨润土袋子砸折了腰骨,住进了沈阳辽宁中医院。母亲住院,父亲护理,家中只剩下只有11岁的我,领着10岁的二弟,8岁的大妹,5岁的三弟和3岁的老妹,五个小孩嗷嗷待哺。父亲一个人,既要护理瘫痪在沈阳医院的母亲,又要照顾我们五个小孩,处境十分艰难。

此时,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越演越烈,还不时有造反派的“文攻武卫”人员到家里搅扰。在这国家动乱、家中患难之际,父亲带着我和二弟、大妹到沈阳探视母亲的时候,百感交集之下,写出了《感怀》这首诗:“盛京暂作百日游,刀光剑影几时休;登楼远眺关山路,垂首悠悠思乡愁。”

三个月后,母亲被接回家中养伤。生活虽然很困难,毕竟全家人经过了天灾人祸后又能团聚在一起。母亲从那时起,瘫痪在炕上一晃就是三年。父亲对母亲精心护理,对我们五个幼小的孩子来说,是又当爸又当妈。哪个孩子发烧感冒,他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赶紧给量体温、打针。说起打针,还是他在祖母生病时学会的,后来不管家里谁生病,都是父亲给打针治疗。就连他自己有病,也是自己给自己打针。父亲给我的印象确实是刚强的,多大的困难也压不倒他。

没多久,公安局实行军管了。父亲这些老公安人员奉命在军事管制下进“学习班”学习改造。尽管父亲向军管会陈述理由,申请护理瘫痪的母亲,但没被批准。父亲这些人都会被集中到一个叫卢家塘劳改农场的地方封闭起来办学习班。

家里的生活更艰难了,瘫痪在炕上的母亲看着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孩子,不是今天缺米,就是明天没有了煤烧,或是下雨房子漏

的没有好地方住，心急火燎，又动弹不了。苦熬了一段时间，实在是没办法了，母亲就让我去找父亲想想办法。那时我才12岁，还是第一次坐火车出门。到了地方，火车刚停靠在站台上，我就看见一些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和与劳改人员一样的大群公安学员，他们一个个腰间扎着麻绳或草绳，紧张装卸白灰和红砖，这些劳动着的人，看上去个个是泥人似的。好不容易找到父亲所在的三大队学习班，见到父亲和别人一样的装束在搬运石头盖房子。我扑到父亲的怀里，哭诉家中境况，让他请假回去。父亲见到我又惊又喜，赶紧把我拉到僻静处说：“孩子，这不是你来的地方，赶紧回去吧，他们不仅不能让我回去，表现不好，还要被罚做‘喷气式’和批判，回去千万不要告诉你妈。”这时部队的一个人叫他去站队，父亲的身影就这样无奈地消失在远去的队伍之中了……那一天，我是一路哭着回到家的。

还好，经过军管会甄别，父亲是属于那种参加革命比较早、根红苗壮的工农干部，很快被解脱出来，只是不能重用。

从劳改农场改造回来的父亲，到家看着瘫痪的母亲和一群幼小的孩子，一个破破烂烂的家，心里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父亲知足、平和的心态，使他有一种出奇的适应能力。每当母亲有些抱怨的时候，我总是听到父亲说：“唉！我比那些对革命贡献大的却被整的狠的人不知好上多少倍了，我们应该知足了。”父亲这种难中求乐的精神鼓舞了全家人，也很快给这个处于困境当中的家庭带来了快乐。

一天，父亲从街里仅花了一块钱，乐呵呵地抱回一头浑身长满疥疮、又瘦又小的猪仔，看那样子，猪仔走路都不稳当。但父亲对我们说：“别看它这样，这是因为它在老母猪身边是最弱小的一个，抢不上槽，又得不到护理造成的，到了咱们家精心喂养，一定会长成一头肥猪的。”从那天起，父亲又担起了饲养员的任务，每天精心给小猪喂食、涂药、挠痒痒，很快小猪疥疮好了，毛也泛亮了，到了

过年,真长成了一头肥猪,那一年的春节,全家人着实过了一个好年。

经历了风雨和苦难,我们几个孩子也似乎长得大了一些。一晃“文化大革命”又过去了4个年头。1970年那年,学校放暑假的前一天,父亲把我和弟弟叫到跟前说:“你们都要成人了,很快中学毕业就要走向社会了,你们一定要学会劳动这门课,我象你们这么大,早已为养活一家人奔波了。自古官宦子弟,从小多是骄生惯养,不爱劳动,不能吃苦,长大了是成不了事的。”所以他当着全家人的面做出决定,从这个暑假开始到我们毕业,每个寒暑假由父亲安排我们去工厂打工。就是从那个暑假开始,连着两年我和弟弟先后去造纸厂整理过仓库,在制锹厂锻造过铁锹的毛胚件,在母亲工作的膨润土矿跟车装卸过膨润土袋子……直到我从学校走进部队,我和弟弟没有停止过在假期打工。就是这样,连续两年四个假期的艰苦劳动,不仅帮助家里解决了一点生活困难,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我的人生价值观,真正增进了和劳动人民的感情,将原来干部子弟同工农子弟的那种好似天然的差距荡扫得干干净净,磨炼了意志,造就了比别的孩子更能吃苦、更能忍耐、更能宽容的性格。要说我在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中进步算是比较快一点点的话,父亲给上的劳动课是最受益的。父亲这种真正疼爱儿子培养儿子的苦心,直到我也有了儿子后,才领会的更加深透了。使我也同样在培养孩子掌握科学知识的同时,不失时机地给他上了劳动这一课。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都迅速走上了正轨,父亲也迎来了公安工作的春天,从1977年开始,先后做了县里的公安局副局长和局长。从1976年我上大学、工作,直到1986年父亲提前离休,这10年间,母亲的病情逐步好转,并能上班做些较轻的工作。我们兄妹(弟)五人先后成家立业,有了孩子,原来的小家庭也变成了有17口人的幸福大家庭,大家从不同角度,接受父亲的影响,又学到了不少宝贵的东西。

一个县的公安局长是个芝麻小官,但父亲很爱惜这个官的名声,他常说:“当官首先要清廉,要爱民,为老百姓做好事。”

八十年代初,粮食还很缺,特别是“细粮”很缺。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粮食自然也不宽裕。一天,有个老同志用车拉来200斤一袋的大米,不容分说,卸到家就走了。晚上父亲回来知道这件事,马上让我用自行车驮着给送了回去,累得我满头大汗,印象极深。

县城里有一对残疾人老夫妇,是农业户口,生活十分困难,他知道后主动帮助解决了城市户口,并亲自将户口簿送到他们家里。事后,老夫妇俩一路摸索一路打听,找到家后只为当父亲的面道一声“谢谢”。

父亲对自己和身边的人,特别对我们子女要求是很严的。1983年,三弟从部队复员回到县里,正赶上公安局增补了10个编制,要从复员军人的优秀党员中挑选,用不着任何人帮忙,三弟是完全符合条件被挑选上的。但最后,父亲在审核进入名单中发现了三弟的名字,当时一笔就勾掉了。他对政工科的同志说:“我当公安局长,我的儿子就不能当公安。”回到家里他宣布了这个决定,三弟思想不通,父亲就让我 and 二弟做三弟的思想工作,三弟勉强接受了。直到今天,三弟一讲起这件事就说:“老爷子那一代的干部就是这样“凿”,谁让我是他的儿子呢。”

离休后,父亲常说:“别看我干了一辈子公安工作,但我没打过犯人一下子。”确实他当公安局长时,就是对待看守所、拘留所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决犯人,也都文明执法,坚守人道主义,每年除夕夜他都带头张罗着和看守所的干警一起为这些犯人们包饺子,他的这些做法,就是促使这些犯人认罪伏法。

别人家过年,是家人团圆的时候,而父亲在春节期间却总是最忙、最累的。这时燃放鞭炮,火灾集中,又是社会最需要安全保证的时候,父亲常常是刚端起饭碗,局里值班电话打来,情况紧急,必须出现场,几分钟内,警车来接,这一走又不知多长时间才能回家。

父亲一生做公安工作，自己讲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过来的。侦察工作中不管是多么恐怖的现场，无论面对腐烂、生蛆、发臭的被害人的尸体还是处于危险的境地，他都要深入实际，仔细勘验，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做一线指挥员。

1983年8月11日晚上，他回到家里显得很兴奋，说今天打了一个大胜仗。原来当天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父亲和他的4名部下与两名盗枪抢车的歹徒，短兵相接，一场枪战，一名歹徒当场被击伤，另一名跪地投降，缴获了四支五四式手枪和一些子弹，还有一台面包车。父亲边说边擦枪的时候，我看见枪堂顶着的是最后一粒子弹。这场战斗，对维护地方的治安秩序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经市、省政府上报，国家公安部给他荣记一等功，发给奖金并晋升两级工资，其他参战干警也都分别被记功奖励。

长年累月，由于公安专业特有的紧张压力，经常超负荷的工作，父亲的身体也越来越坏。他常和我们几个子女说：“别看我在外面精精神神的，干工作不亚于小伙子，但都是挺着的、一回到家就瘫成了一堆泥似的。”

父亲54岁那年，在原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基础上又患上糖尿病，四个加号，住了三个月院。出院后在一次有省厅、市局领导参加侦破大案的行动中，曾徒步穿过一座山梁，年轻的省厅和市局领导没有感到什么，而他感到了体力不佳。他回家后和母亲讲：“公安工作不饶人啊，我要早点把局长的位置让给有发展的年轻的领导干。”这时正好党中央提出了干部“四化”方针，他和全家人正式说了他要退下来的想法，得到了母亲和孩子们的支持。1985年12月18日，父亲正式向组织递交了申请，虽然领导再三挽留，甚至让他退居二线，对新局长“扶上马送一程”，但父亲坚持一退到底。多少年以后谈起这件事，他认为这一退有两大收获：一是让位给更优秀年轻领导干部，有利于事业和优秀人才的成长。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接他局长位置的年轻领导王志宝叔叔已成长为市地级

领导干部；二是从繁重的公安局长岗位退下来，在身体多病的情况下，为自己抢回了十年的寿命。

父亲从 54 岁离休到 66 岁过完最后一个生日去逝，晚年的生活是幸福的。

他一生没有打麻将、扑克的嗜好，也不吸烟，只是偶尔喝一点点酒。离休后他或是走访老战友和老同志；或是携妻畅游江南风光；或是参加省、市公安机关组织的劳模学习考察；或是研模书法；以文会友，而最多的是触景生情，吟诗作赋。这一时期，父亲的作品是最多的。他成为了锦州市诗词学会会员、县分会理事和老年书画研究会的副会长。老年的他，不管到哪，总是平易近人，谈笑风声，引经据典，或给人启迪，或助人快乐，走到哪里都受到欢迎。他去世后，很多接触过他的人，甚至接触时间很短的人，都谈到了这一点，说：“老爷子值得想。”

每当到了父、母亲的生日，儿子、儿媳、女婿、女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给老人祝寿，又是敬酒、又是吟诗、又是摄影，一家人其乐融融。每到这时候，父亲都不免有感而发，写上几首诗，以表心境。如在《生辰》一诗中写到：“欣逢生辰心喜狂，老妻稚子祝寿忙，村鸡酌酒共酬我，天伦之乐溢满堂。”

在老家房前的小菜园里，父亲经常弄水浇花种菜，撒汗之余，他写下了《心声》这首诗“豆棚瓜架雨初歇，茵茵若林幽径斜；尘心抛却青山在，难得糊涂是竹节。”

离休后，他和母亲曾一道去江南旅游。一路上他真正放松身心地领略了美丽的风光，了解了当地的人文历史典故，写下了不少的诗篇。如《南游》一诗中写道：“老鹤排云赴水乡，双双降落石头城；玄武沐雨涂双翅，莫愁临水照双影；灵古塔顶舒志远，远甯殿内忆艰辛；百二高龄童心胜，六朝胜迹细追寻。”

93 年 6 月 19 日，父亲、母亲从锦州市移居葫芦岛市。在处于市中心位置的新居里，父亲最为满意的是他亲自布置的书房，谓之

“静轩书房”。搬家当天，他在《静轩书房落成》这首诗中写道：“闲居塞外第一城，篱室静轩渡晚晴；无事推窗纳山水，卧看白云走碧空；醉临古帖达远意，醒踏渤海跨蛟龙；良朋益友环斗室，欢声笑语皆宾朋。”可见父亲离休后和母亲过的这段日子是充实而快乐的。

在省公安厅组织的劳模功臣夏令营去俄罗斯参观考察的活动中，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心情无比兴奋，晚宴后，写出了：“离家六载又还乡，轻音妙舞论短长；功模声声侵入耳，颂歌阵阵誉满堂；自视功名如粪土，尽职尽责慰心房；笑迎夕阳奋蹄远，公安战线永耕耘。”充分表达了他终身作为一名公安战士壮志不已的心情。

父亲离休后，在生活和学习上的自我调理是很科学的，他经常自喻自己是半个“中医”，一天总是乐乐呵呵的。但谁也没想道，死神已悄悄地接近了父亲。

父亲去逝的前一天是周五，我要去北京出一趟公差。临行前，我去看望他。父子俩坐在书房里，我发现父亲和我说话时眼里闪着慈祥的甚至是异乎寻常的光芒，心情也特别好。他告诉我最近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并嘱咐我说：“你也是快奔五十岁的人了，要注意工作和休息的尺度。”并谈起当年一位公安部的老部长视察工作时向他们讲过，让他们这些当局长的，多发挥助手的作用。听说我星期天又不休息，忙着大学的筹备工作，父亲从来也没有象这样当面用肯定的口吻说：“你干工作太执着、太认真、也太累了，星期天总要休息休息的。”又若有所思地说：“你这个性格或许是小时候我给你起这个名字的缘故吧……”父亲还谈到了使我感觉到新鲜的一些小时候的事情，唠也唠不够似的。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仍兴致很浓。我好象感到父亲是要去一次很长时间的远游，向我这个长子在交待和暗示着什么……我心疼父亲，一再让他休息，他最后同意了。送我到门口时，又叫住了我，嘱咐我对他的孙子管教的不要过严了，限制住了小孩子天性的发挥。没想到我去北京后的第二天，父亲就突然发病，匆匆离我们而去了。与父亲的这一番

长谈,竟成了最后的诀别。

父亲的一生,始终是在知足、谦和、严谨、俭朴中度过的,他做完了他应该做的一切,悄然的走了。他没有给儿孙们留下什么家产积蓄,但他却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静轩诗集》,儿孙后代将永远以此引为光荣。父亲的精神将永远鼓舞和激励儿孙后代为社会、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3年5月21日午夜于敬静书屋

## 似水流年人诗来

安金中

《静轩诗集》出版,无疑是对作者最好的纪念。作者已仙逝经年。友人嘱我对诗集的字句加以谐理并写几句话,我迟迟不敢动笔到如今:一则静轩先生已仙逝,阴阳睽隔,门外谈诗,找不到北又无法向作者讨教;二则恐因个人才疏学浅而亵渎逝者。反复捧读《静轩诗集》后,深为诗集中作者磊落光明的心怀和不懈登攀的斗志所感动。

静轩先生,原名王世义,辽宁黑山人氏,生前一直奋斗于公安司法战线,并屡屡立功受奖,闲暇时节,常与诗歌为伴。其斋号“静轩”,遂以名诗集。静轩先生的诗从1946年一直写到1996年,长达半个世纪,200余首诗几乎涵盖了作者人生经历的各个阶段,我们国家每个时期的大事在诗中均有所反映。从一定角度上看,静轩先生的诗首先是一部可供查阅的历史。先生幼时家贫,生活艰苦,但却不甘沉沦。“默默卖油郎,身著污垢装,碧碧心头洁,桶内油更香”<sup>《自勉》</sup>抒发了作者少年的志向高洁。全国解放后,他“步入司法界,战兢论刑名”,告诫自己“莫学刀笔吏,头上是苍穹”<sup>《明志》</sup>。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他不断从党的教育和革命先烈事迹中汲取营养。“百战兴亡天下事,千载丰碑立永恒。”<sup>《登灵古塔》</sup>“沧海桑田又十年,两次学习两重天。前遭军营挨批斗,今学准则奔向前。”<sup>《入龙湾干校》</sup>因此在工作中“顷接民报警,驰车赴现场,既为治安

吏，披肝亦沥肠。”<sup>《值勤》</sup>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一日在辽宁境内与持枪匪徒遭遇，勇擒双匪，荣立一等功。“一举功成在辽中，威名传遍全辽宁”<sup>《战斗》</sup>静轩先生一生，虽无洪波涌起，波澜壮阔；却也几度风雨至，几度彩虹起，“一生常怀家国事，似水流年入诗来。”静轩先生把自己一生所见所闻所经所历所思所想皆纳入诗句中。“诗言志，歌咏言。”诗是有感而发，静轩先生的诗作或记事或抒情或写景摹物，无不熔铸着作者坚持正义、不畏邪恶的铮铮铁骨，同时又充溢着作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忧国忧民的厚思深情。他的诗歌总是在赞颂美好事物，追逐着对未来的向往，透视着作者高洁的人品。“纵身入大海，心胸顿然开，涤却名利心，通体无尘埃。”<sup>《海浴》</sup>即使是时令小景一花一草，在作者笔下均透露出对人生的体味。“豆棚瓜架雨初歇，茵茵若林幽径斜。尘心抛却青山在，难得糊涂是竹节。”<sup>《心声》</sup>“泪是金荷露滴成，花如素娇步盈轻，西风暮雨何相似，叶残茎断质亦清。”<sup>《伤荷》</sup>好一个“难得糊涂是竹节”“叶残茎断质亦清”。这里尽管写的是“竹节”“残荷”，但其实抒发的是作者个人高尚情感和心志。

人生如旅，忽倏老之将至。每个人终将老去，“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名流红粉终将化为青烟朽骨，荒冢野草。因此如何渡过“夕阳”岁月，是静轩诗集的另一个主要内容。

有的人一旦离开了工作岗位，就自形秽，少年心境顿失。见乞丐无悲悯之心，见美女无激动之情，见佳酿无豪饮之意，见不平无仗义之举，见青山而无放歌之态，望洪波而无低吟之举，遇晚生则大谈历史，教子孙常讲传统，一副龙钟老态。而静轩先生却完全不是这样，他离开工作岗位后，依旧保持着年轻心志。“共品石榴意甜甜，相偕驰车赴济南。秋波一转生百媚，鲁女胜于吴女妍。”<sup>《鲁女》</sup>林下诗书已八年，又思奋飞谱新篇。挥剑高歌抒壮志，投入杏林博一番。<sup>《新年言志》</sup>他不甘吊书袋，还要老来学医，助人助我。不仅如此，作者人虽老志弥坚，“不靠地来不靠天，妻子儿女只等闲，意定志坚

雄心壮，虽过花甲正当年。”（抒怀）“老夫也要学少年，菊花紫蟹共相妍。美酒堪来祝豪兴，仰天高啸是静轩。”（游菊花岛）作者不仅不告老，而且敢向天命宣战。“花甲之后再应运，再争十年好前程。”（赴长春）他对生活无限热爱，生命不止追求不歇的旺盛斗志，每每披阅，常使人感慨不已！

诗歌对于我们绝大部分人而言，并不是生活中的全部和唯一，只是生活中的一种辅料；有的如荒漠落日，铁马冰河；有的如半碗老酒，一杯清茶，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感情更加多彩，精神更加惬意，宣泄更加文明，灵魂更加濯清。静轩先生的诗如“清妆淡抹现芳容，亭亭玉立傲俗情，圣洁操守堪称颂，一縹幽香点迷径。”（咏玉兰）“身在武陵怀中游，万种情愫潜入舟，悄悄告予春消息，胜景更在鼓山头。”（游闽江）“闲居塞外第一城，簷室静轩度晚晴，闲来推窗纳山水，卧望白云走碧空。”（静轩落成）等等，虽是空灵自渡，却是在恬静中走向高尚。通读静轩先生 200 余首诗，无裂帛摧弦，洪钟大吕之作，更多的或如鹅头蛋黄，或如阶上苔藓，或如枝头落叶，或如雪墙枝梅，虽不夺目抢眼，却令人口颊留香，息息难忘。读者大概也会与我同感。此次《静轩诗集》出版，无疑是为诗坛百花园又增添了新的花卉。

逝者长已矣！《静轩诗集》的问世留给我们的不止是无尽的思念，更多的是对新生活创造的顽强追求和无穷信念。

癸未年暮春